對香港高等教育的一點看法

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教授 湯濤

最近，明報刊登香港八所大學校長對高等教育的現狀發展的討論，讀後使人很受啓發。作爲一名大學教師，我也希望談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1. 是否界定一兩所學校爲“研究”大學，而其它大學不作研究？

我認爲這種提法不妥。這種提法表面上看能夠集中資源，但實際上會嚴重阻礙研究上的良性競爭，使輕易獲得大量資助的學校失去進取的動力。學術界的互相競爭，相互促進是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本港在過去十年裏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一方面得益於資助的提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幾乎每所大學都大力鼓勵研究，形成一個良性競爭的局面。如果僅以學校的名氣和歷史來分配資源，只能打擊學術競爭，不利於本港學術和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中大在 30 多年前剛成立時，步履艱難。如果政府一直堅持中文大學只教學，不研究，試想中大能有今日之成就嗎？

在國外，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學校的發展也是在政府的扶持下，有計劃地發展。以加拿大爲例，五十年前大約有十幾所大學，1960 年代後，又將大學的規模擴大了兩倍。以西海岸的卑詩省爲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是卑詩大學；60 年代後有了西蒙費沙大學和維多利亞大學，90 年代又成立了北卑詩大學。卑詩省並沒有因爲卑詩大學的牌子老而忽視年青學校的發展，而是堅持互相促進，共同提高的政策。加拿大很有權威的 MacLean 雜誌每年都會爲大學進行排名，現在卑詩大學、西蒙費沙大學和維多利亞大學均進入全國大學的前百分之二十五。北卑詩大學於 1994 年成立，現在已有了一定的教學和研究規模。有人以爲香港的大學太多。但以加拿大爲參考，加拿大人口不足香港 5 倍，但大學約是香港的 6 倍，在校生約是香港的 15 倍。而美國和英國注重研究的大學則更多。高等教育的普及，會提高整體社會素質，從長遠來看，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對經濟轉形和尋求持續發展的香港更是至爲重要。

2. 怎樣合理分配高校資源？

本人認爲，高校資源分配應本著促進本港整體教育水平和研究水平爲基準，資源的分配應對吸引人才、培養人才、提高競爭起促進作用。

英國這十幾年來所作的研究評估制很值得我們借鑒。這個評估每五年作一次，對 60 多個學科根據取得外界研究資助、發表的學術論文、學術影響等等因素綜合評估，評出 5*，5，4，3a，3b，2 和 1 分系或學科，再根據得分結果，分配資源。這樣資助的結果，會培養一些卓越學科，並使每個學系都積極培養和吸引人才，爭取更上一層樓。根據學科的優劣來進行資助，也能夠使人才得到合理應用。舉例來說，牛津的統計系相對較弱，只能得 4 分，他們便大膽引進蘇格蘭 Strathclyde 大學的一個三十多歲的教授去作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愛丁堡大學數學系把劍橋大學最有名的數學教授、前皇家學會會長 Atiyah 請去幫助他們的發展。應該說人才流動是學術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而本港高校目前的體制，幾乎見不到任何人才流動，這一點比大陸也要落後。

我總喜歡把學術研究和體育競賽相比較。如果大陸認爲資源有限，把全部體育資源給了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那麼奧運會不可能拿到那麼多獎牌。相反，鼓勵百花齊放，各展所長，（比如湖北跳水、江蘇羽毛球、廣西舉重、遼寧田徑等等），整體綜合實力才可能大幅提高。全國各省市明星聯合在一起，才可能使中國成爲一個奧運獎牌大國。

幾年前，本地也開始了研究評估制，儘管它尚存不足之處，但的確有效地增強了大學的研究和學術氣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本地高校的研究水平。從幾次的評估看來，並非少數歷史較長的大學在各學科研究中都佔據前列的位置。其它大學亦有很多自己的強項，名次也經常發生變化。這也說明了，界定一兩所大學爲研究大學是短視和沒有意義的。可惜的是，這些評估結果並沒有讓公眾知道（像英國的結果和評選標準可以在互聯網上知道，見 www.rae.ac.uk），並且對資源的合理分配起的作用不夠明顯。

3. 要形成高等學校人才流動。

2000 年 4 月 19 日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上的一篇文章本人看後頗有感觸。我認爲對我們培養科學人才以及對高等教育人才的任用和流動等等都有參考價值，現簡要摘錄如下。這篇文章是劍橋大學應用數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Pedley 所作，主要介紹了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David Crighton 教授的生平。Crighton 教授 1974 年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後，利茲（Leeds）大學聘請了這個 32 歲的青年人作了講座教授。他在利茲工作了 12 年，把利茲的應用數學系從一個普通的系提升進入全英前三甲，並培養和吸引了一大批年青人。他

離開後，利茲的應用數學系在過去的 15 年仍保持領先地位。由於其傑出的學術和領導水平，他於 1986 年成爲劍橋大學應用數學講座教授，之後歷任系主任和院長。在他的領導下，劍橋的應用數學和理論物理系確定了在英國學術界不可動搖的龍頭地位。他的系 1999 年擁有 15 個皇家協會院士(FRS)，這個數量超過很多英國好大學全校院士的總和。他的學術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他寫過很多有影響的學術論文，是著名的《流體力學》雜誌的主編。

在 70 年代，英國一所有近百年歷史的大學能聘請一個 32 歲的博士畢業生作講座教授，很難讓人相信。Crighton 在學術和管理上有成就後，劍橋大學立即委以重任，充分體現了知人善用。劍橋聘走了 Crighton，同時利茲又從劍橋請走了較年青的 Pedley 作講座教授。十年之後，Pedley 又被劍橋請回作系主任。這樣的互動，對兩個系的發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4. 總結

綜上所述，香港的高等教育並不是發展過頭了，太快了，而是應該繼續有步驟地發展，從量和質上都要提高。政府的政策不要時進時退，朝令夕改，而是要捨得花錢投資教育，即使在經濟低潮時也不能退步。大學的資助不應只看誰的包裝好，而是要把每個研究方向都推向良性競爭，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把學科的質量進一步提高。這樣做，每所學校都會有自己的重點、強項，而強的學科會有希望吸引高質量人才，加強優勢。只有保障人才的互動，才會使本港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真正走向成熟。